

日本統治階級内部的裂痕

日本政體也更加法西斯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軍部不

宵滅者：日本已處於「非常時期」。加緊「非常時期」，無非政治的救濟。所謂「非常時期」，係指政治的救濟而論，是當時時期的主要表現。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軍閥法西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不僅加倍加深，而且同時加劇了日人統治階級與資本主義之日本統治階級中離間與貪婪派之

開成爲統治階級內部的工具。但是從經濟政策內部的方針上，並未消除了在總動員第十四集所提議問題上，在對華中央機關的建立問題上，都表現在日本軍部與財閥間的劇烈衝突。

總之，近衛上台的主要任務，固在於調和依倭法西軍閥與財閥間的矛盾；在於調和法西軍閥與財閥間的嚴重對立；在於加強兩者一致性的內閣；而最近的一切措施：如內閣會議的成立，帝國大本營的創始，內閣的

[illegible]

當時，抗敵的人物，都是各盡其力。杜壯哉呢？不單在海軍的學理一域，就是大時令杜壯哉的心來制止，三小財助，以及當年的級級可用，政委會的代辦，又外交界的代表，以及各界的過渡，新開行有都在，這些各方面有力的代表，參加「內閣會議」，自然是相當地加強了那項理由。但是其中却包括許多非法強迫的對與牙痛。第一、「內閣會議」不僅沒有相等的地位，而且事實上比本上國人的階級高，可見是階級的對峙。因此，最近兩年以來的種種事實，都「內閣會議」包藏著矛盾的代價。本來具有調解近衛內閣的矛盾的作用，不料猶如一個炸藥人物呢？他是過去著名的法西斯團體日本社社長，他與日本浪人於岡田親善所代表的密切的關係，所以，從岡田親善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來看，平沼內閣，在其本質上，必更加法西斯化，這是沒有任何懷疑的。

當平沼內閣剛成立時，板垣便代表常關部，提出七項條件，主要的強硬要求，加上日本的統制經濟與國防共輔心。這些條件都由平沼一一接受了。最近平沼內閣更增加加稅費，與全部履行全國總動員法案的計劃，便有參加德意日盟的準備。

但是平沼的上台，又表示什麼？首先，在對外的政策上來看，平沼

可是也正因他們是各派的代表，所以他們在各種問題上，在對外交的政策上，都不能表現其意見的一貫，因而在內閣中的政治紛擾。所謂「舉國一致」，不過是掩飾其內部矛盾的對國宣戰罷了。

永於「內閣會議」而成立的，更有「帝國大本營」，「帝國大本營」的成立，表示着日本軍事實權的集中，同時更說明了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兩種勢力間，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帝國大本營」表面上雖為日本臨時最高指揮部，可是事實上，却是戰時內閣，直以該部為最高內閣，連帶其他組織，以爲日本最高戰時代表。

內閣之更加法西斯化，一方面即爲對國之侵略，更爲積極；另一方面即爲對黨之變態，更爲特殊；另一方面即爲對國際的威脅，以及對於英法美各民主國在遠東的利益之侵害，更加露骨，因此，一方面使強人的勢力，財力人力之消耗更趨地廣而深，另一方面爲加強日本國際間的矛盾，使其更陷於孤立的狀態。

第二、在對內的宣戰上來說，平沼國家總動員法之實行，一方面即爲全國義務大實行，一方面，即爲對黨國內少數大黨更爲加強的壓迫與排擠，因此，一方面更爲加強黨部內閣間之對立，一方面更爲加強黨部內閣革命之對立，更爲加強國內社會革命之對立。

近衛內閣的改組與瓦解

野見勝軍事情務局長，乃由海軍次長，井上海東軍政部長代表參戰國加約，有海陸兩相，風氣甚善乎哉，以爲這日子，有西遊樂。在這裏，我可以指出東京派而對本「革新」勢力的暫時勝利，然而這裏並不是表示日本統治階級上下一兩條心力的矛盾的告終，反而表示兩派之間的新的鬥爭的新開端。

近衛派的最近鬥爭，主要的表現於組織新黨的運動上，統制電機專斷計劃的實現上。尖銳的鬥爭又發展到兩派的嚴重分裂。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政府解散本部之消息傳出，三月三日此大聲明被公報者之被殺害，最充分的說明。

所以，不惟階層意識，且有加強了。所謂公開的矛盾，加強了。統治階級和反對派的矛盾，內部公開的矛盾，日本統治階級內部公開的矛盾，十四國會中的對立上，已經充分顯示出來了。例如議會中議員野公儀之現狀說：「一個平民會議員更可以公然爭奪黨內權。」議員支那上對政府不滿，甚至就是對總理大臣的不滿意，結果引起了軍部的憤怒。於是孫科須加主觀策。」政府對於議會中的態度，須加以約束。

總之，抗戰兩年來，近衛內閣的可三變遷：近衛的出台，近衛內閣再改組，近衛的辭職與平沼的登台，或說明日本軍閥在中國實行動搖，其統治階級內部之矛盾，已日益加深，最後的政治危機之發生，必在進行當中。

日本的前途是黯澹的

最近數月以來，日本 情性 ● ●

情況，據說勞務的分配，其意蓋從經濟發展起見。日本政府和關所，在棉、絹計劃和平段，給與以片面的軍需需要，而擴大那些物品既生產，人民消費品既生產，則是原小民消費品的出售。恰如斯大林所共賞，第十八次代上所的一樣，還上日本的股七十

小島精一（一個日本的經濟學家，最近寫了一篇文，估計日本在未来的三四十年中，投資在重工業方面的總額將達一百五十萬萬日圓，即近五百萬美元）說：「日本在侵華戰爭以前數年日本收入數目，而且主要的是用米來換鐵、鋼、煤和秋苗的生產。

其生產度計劃，大要如下：要在（一九四一）年年末生產一千三百萬噸鋼鐵（而在一九三六年只產鋼鉄丁四百四十萬噸），日本

東北生產五千萬噸，並且計劃在一九四一年年末生產一千二百萬噸（而在一九三六年只生產了二百二十萬噸）和七千萬噸以上的煤。

由於把「自給的」和平工業部門「停止生產」日本統治滿洲國發展於一年半到兩年，開採了鐵、銅、和機械工業，原料工業指數已從一九三〇年的九一，上升到一九三四年的一五八和一九三八年的二五九。日本是怎樣變工業基地於這個方面

會與英商通過八十
出來，在這次國會演
發生，對日本經濟和
或命題表示憤慨與憂
問。

政府將在七十四週年會
於是經濟更進一步舉
至五箇中，在日本國
引起了最大的震動的
到局長青木關於提
生產能力或所謂三年
發明。青木既計劃
出的條款，可以名之
前階段中「最大限度

大體上則九月三十日
以從它方面觀察十

日本人民的枷鎖

發明。奧商洛夫作



大體上則九月三十日
以從它方面觀察十

擴充戰時工業
日本是否有完成這樣
計劃底充分的富源和
資源呢？是另外一個
問題。可是日本政府和
其中心，繼續充工業
戰爭需要的工業，工
不願意到因此加在日
民身上的過重負担與

一個敵軍小隊長 卞之琳

老張，最貧的當時，經決
老張，最貧的當時，經決
用了片子，向東南山地上
走了十里，見了老張，上
了十里，見了老張，上

[illegible]

小陸長是個少尉，
××師團×××聯隊
的一個排長的兒子。
年從士官學校畢業，
每等第四名。去年
了婚。今年春天從蘇
發來我國的時候，被
的同伴都殺得高興的

他到了這一處了。那時
他也到了一處了。那時
谷與那縣之間的東六支。

他那第一隊和部隊分
住兩個「托克卡」（火兒
俄音譯做魯）。那一晚他
推說要買東西，把傳令兵
打倒對那個大漢子裏去過夜
好，下令改換軍服給他良
們帶來封護證，出城較大的
空路，一方面使他們可以
以談話談話。等到半夜後
三點鐘四點鐘之間帶同兵
匪以後，他就脫離哨頭兵

金球少尉坐在寬闊的
椅子上照本地的習慣，
用腰夾着刀，吸本地土
製的小質木烟斗煮着的草煙

我第一句先問他在這
裏生活過得不快。經×君
翻譯以後，他說彷彿覺得
認為這句話很多餘的樣子
為他用他的本國話說比慢
快的說了一句，意思是「
我的邊界毀壞了」。

他是一個小孩，却
什麼事也得意洋洋。孩子
臉通紅，對答如流。

八個月之九二·一五，是投在鋼鐵工業和其他工業之投資額，顯則出來。

在「滿洲」之活動，成爲日本經濟東亞化目前階段的重要因素，是大體類的。日本鐵道，「滿洲」落底於鐵道。好幾年以前，在滿洲時期，「滿洲」以在滿洲之鐵道，多數由日本公司，對於大量投資在「滿洲」鐵道等，曾表現了一些優點，因爲，誰都知道，當時日本軍艦是極端擁在「滿洲」的統治區域內，日本則在統治區域內，採取財源的努力，今天從不同

主觀地是說，鐵道、電力、運輸等業內投資，最近，安公司，在滿洲的項目，買了一大塊有一三〇〇〇〇坪的土地，已經計劃在該地建立一個大的鋼鐵工廠，促進鐵的生產。

除了發展軍事工業之總計劃以外，日本之總計劃大規模地發展鋼鐵生產。五月份的中外商業新聞報曾報告，四國鐵道大公司的生產額，目前公司可將生產額以萬萬噸，一噸產量以萬三千噸，即差不多有百分之十。

了，連公司給紅包已預
約合作了。想來，三
美和佳友與公司「早就食」
的關聯較向「清流派」大
會在「滿洲」算是一個「
老實道」；它的特點是房
產越造（兵工廠、軍需
飛機廠、軍醫院和開採寶
石的東國）。據我們所要
地是從事建造的合和單
用品約定軍中該享了
巨額的利潤。

至於三井公司在滿

地一環，就可以用東
工深挖二十分廣挖的計
劃和方法。可是，幾種特
別，所有這些計劃，最精確
國會對之表示了異常的冷
淡。三月二十日，下院發
民改政黨議員在下院發
表演說，給了政府底方案
以犀利的批評，宣稱：「
政府的計劃是太多了。」

小笠原一個政友會的員
士，在同國會議員發言，
表示贊同國會的意見，并
說水部所主張的權利，
決不許有重大直接的內

洲」以及朝鮮，極端了水門汀。而且，井分公司還從「滿洲」石油公司和瀋陽的兵工廠中獲得了一筆龐大的利潤。

在日本佔領了機器製造業的三菱公司，也伸入到了「滿洲」，經他出的附屬公司——「滿洲」機器會計而進行活動。

下兩方的豐滿的肌肉，像新月。他在說話中微笑，先是小笑，繼之以哈哈大笑，有時甚至還有乾笑。

「日出」，有時候在家祖觀「不日出」一類的窗戶，看到那池寬一丈小池，對子那些東西，太太的窗戶，不亮東西，太太

並提問他的這家道：「今年要經濟上和財政上的重大困難了。」

這附屬公司所表示的這附屬和盛滿，（同性質的這或還有更多），不是沒有理由的，便使估量到這樣的事實的話：就是

先笑。笑得多，話多，笑與話總是相輔而行。

起初君對他說我們想跟他談談他已經過，他說：「你已經知道了，對他。」可是經我問起趙士宜學校是否出於自願，趙就把話匣子打開了。

他說當然是出於自願的。他原是「土族」。

他的伯母從小就教他做好男兒，在小學裏讀書的時候，成問他來來來你怕什麼？「要當英雄。」

發口氣指開了。他喜歡打棒球，喜歡柔道，舉到二段，興趣又集中到劍道上去。他的左腳上摔夾起一團繃，這是以前學劍道時候受傷留下的痕跡。他不喜歡下象棋，打麻雀。總是不喜歡一切要等下來坐不動而作的玩意兒。他對厭煩的。趙說感覺我豈不是男子給的事情。他倒還喜歡打鬥，就因為可以練習「命中」。有時再還想拿棍子來向那些玩。

他還有什麼話？「你太愛讀書了，不與。」
他說：「你是我的學生三年了，別要力要精的，我祇承我的書來，將來，不願在『子』可也！不要去說話。」
「那裏在中學的時候總得打好根基。」他在中學讀過六年書，我沒有上過大學。學校的時候，就把「步兵操典」了。「陣中要令」一類書讀了。
「在士官學校的時候除了軍法，還有些別的社會？」我給我給到，社會吃不了。」的男子讀校每年化多少錢？」
「完全由家裏管，我一點都不操心。經濟上的項事是我不知道。米在我是緊要的，向橫濱發展，所以長得這樣胖。人家也有家，人會渡下去，我有家只有越發胖起來。」
他又坐在椅子上大笑笑了。
可是他又不說他是「走」修直島。自己已寫定了他的傳，他就一直說了。

日本人民的反戰詩 倉夷

一年啊，又過了一年！
這慘酷的戰爭啊，乘血方磨！
逃，逃，前進的征途無垠，
戰友們不斷的死亡——昨天被着今天！
我，飄茫的命運啊！更有誰來清算，
每天深夜，
我們都深淪在痛苦的漩渦！

什麼是王道樂土？
不過是尋常溫暖的獄人密語，
看吧！八年前的「滿洲」，
已留下了許多荒洲，
那虛偽的「和平」，
對我們究竟有什麼關係？！

從殘秋到了嚴冬，
在零度下的惡寒當中，
那無辜的民衆們，
正受着難堪的苦痛。
門是鐵錐的侵權戰爭，
起來，日本的戰友們！
我們的前途是只有和平！

起來！日本的戰友！
爲了得到真正的幸福！
爲了義戰和自由的實現！
打破法西斯軍閥的暴賣，
是落在我們的肩膊！
驅逐新日本，就在偉大的明天！

——寄自西歐部

滿鐵的計劃和方案，基本上要依賴公債和借款。而日本這種依賴程度，要比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國更大大甚。

歐戰爆發，依照日本經濟發展的大概有估計過剩的材料而作估計，公債總額已達一三〇萬萬日圓。在一九三三年，公債總額已達一百八十萬萬日圓。

一九三九年預算，規定一九四〇年預算，規定約達六千萬萬日圓。

了彭德，而且這彭德將與時俱增。其算數起了最大的努力，用了各種日本政府總去實行到成功的人為的手段，它底前進，也是異常艱難。

舉行現代表門會經喚起總相注意：總計膨脹國產總增長和黃金金庫儲藏不足。石炭鐵相在它的演說中，想以微弱的金庫來脫身他所提到的，「流行在社會上關於日本銀行金融機構的謠言」。

在一九三八年，出口貿易跌落了五萬萬日圓起見。

滿鐵總動員，最近在「日本已面臨經濟危機」一篇文發表指出：在一九三七年夏天，當日本軍隊造成中國的時候，日本貨幣的金庫儲，總計達百分之四九，而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即跌落至只有百分之十七。總計幾個月內，這方面的情形變得更加惡劣。日本政府想取得

滿鐵池田具好辭職。

在這最近一月份令發生動力以後，日本政府現在有權力迫使日本公司使它的資本走定何處去的道路。

對於社會同樣使政府能爭得公司內部的意見，並且政府可以命令公司付出百分之十以上的紅利。

人民熱烈歡迎。

對於政府所採取政策更趨加強，甚至在中小資階級

三八年四月，中宣部所屬二十萬青年救國團的公債還發有消化日本報紙上，可以看得日本的金融界，對於財政底前途，是憂慮而懼了。

而同時，通貨膨脹的，正更加清楚的發生在他的項下，他不能不起在他的項下，在他腦裏，一次不恤之重傷，竟害得他，也不過如此。

他更見得「一箭上上」上土國上多難行。此

也可以說中央黨部所主席蔣發表的演說中感到，他發「公債係底底停滯引起底底膨脹。」

出口貿易低落

出口貿易的情形，不管本年的報銀企圖以致殘破的國如何以復原，極為嚴重，我們只要指出，捏指我們的輪船，「因為穿破底靴，只接天就把鞋子穿破，底底。底底底一位長官說了，就說「這鞋子」上土國上多難行。此

也金子的分配，說明了一點，爲了這目的，機械動員法令的第十一條，已於四月十日起施行。

必須記住，當一九三八年來，第一次宣傳體制於今的時候，在政府內部引起了劇烈的沖突，結果，「不要緊。」（奧得喀）「不要怕，不要怕。」（安東的腰氣力）「怕什麼！」（怒氣沖沖）原來是這樣的，「

推行起來，而且，隨着中國經濟情況的緊縮，這種不滿意我們是特爲指出路，日本報紙說它爲「經濟上，故說，「行爲底增加，用不滿意，底底所受的聲，是除於轉金底底生活，的命令和規矩分明加以破壞了。

舉例說吧，在「京報新聞」四月十日出版版的一期上，曾說過在最近幾個月內有「三五八一人被捕，被殺，爲了不同的，

來的說什麼「對不起」？那個傢伙呢。

「我們它們呢，他該請我到我國來的。」四月二十五日從蘇市，五月二日到舊金山，在石家莊，太原，汾陽，靈石等處都住了一些時候。他接下去說：「他是在七月間，離開蘇聯，下定決心。」

「你怎樣想到我們這政治？」我問。

「他笑著，又是談放槍，又是談打槍，然後放開，不是這個國就換個國，另外給我買了一雙新鞋子。」

於是，又隨了他一齊低下頭來看他所穿的鞋子，那是「愛多斯式」刻痕寬厚的運動鞋。

「你什麼殺死那第二十四個中國人呢？」許鵬問他。

「那不是我幹的。」人命在他似乎毫不重要，他在他的手錶的時候，他在他的錢包裏，五圓子錢，很整潔的擺在一個小盒內，並不是像那些國家錢，給我們解了。三號老頭兒在那裡住了，問他中國人在那裡，就說：「不知道。」偷偷的看後邊，以為小孩有大膽的人壓壞來呢。小孩就有大人對他說：『不要緊，不要緊』。『後來到了誰被殺，竟這一間屋子了，誰就聽到一個中尉對我說：『不要怕，不要怕。』他生氣了。』

「怕什麼！怕甚麼！」我怕他會過來抓他。」他要來，即使會對準他，他還有他一直逃過去的。所以他覺得特別害怕。

日本國內經濟生活的高漲，使鄰近主要地帶現在過半八個月內所生產的商品價值的上漲上，以驚人的速度為的一個特別管理委員會已經採取

我問他：「你這話，是怎麼說呢？」他笑着說：「你這話，是怎麼說呢？」他笑着說：「你這話，是怎麼說呢？」

一個敵軍小隊長

我原先住的房子裏，是舊的當時已經淡

歸的敵軍小隊長。他瘦長，頭髮黃黑和我在「曉風殘月」裏和另外一些有經驗前方帶來的漢人相見時談話的時候來的一個可笑的日本

“他打籃球嗎？”
“有些路異。”
“你姓的是小隊”
M君說了，轉向我們
那是一個有趣的動物
看錯了，屋宇裏只
給我們三個人，我說
給他們一個點兒了
一點兒。
小隊長是個少尉，
×師團××中隊
的一個課長的兒子，
年從士官學校畢業，
到第四等四年，六年
發我國的時間，被
同伴們說得高興的

送出來，而一“遞出
如他自己所說：聞
到白面了幾次後，他更
覺沒有意思了。他在李
家山奉命率領投石砸磚
隊，日暮了他們作職業損
壞廠房的慘敗，便引起了
他對該軍事官的蔑視。他和
同僚談話常常要復述他們
所謂的‘神諭’（不定的）
謠言性，是時髦？”。他
也不再多說了。“那時我
我的心已經在你這裏了”
。他會這樣對“君說”
。到了十二月一日，他的本
人也到了這一邊了。那時
他也帶了一個班。駐守在太
谷與祁縣之間的東夾支。

他那二隊兩連共有一
百八十多人。趙和部隊分
別兩個“托洛卡”(水坑
側旁草棚)；那一晚他
推選偵察東西，把傳令兵
打發到那個地方去查過
好，下令改裝軍隊備良
們來到封鎖線，派出較大
的空隙，一方面使他們的
以隨意談話。等到午夜後
三點鐘四點之間哨音換了
匪以後，他隨着哨音換了

後門內對片牆，他知道自
己的部、趕來了，於是把
累於指點刀外。拍這
兵發現侍應士方向，把
它深深埋到老婆。至於
他雖在“理髮店”，但
他一一定會很美的，就直
向前，什麼都不顧——所
以他覺得父親把他專在公
府迫害(當)，鼓動進)
，使他驚慌。

除了這樣的故事故事，我
們更覺得非看看金榮小君
妻不可了。第二天下午便
許我到我們的老家去拜
訪新婦。

金榮少尉是在舊時的
椅子上照本地的習慣，
用羅絲引火，吸本地土
製的小質小烟卷的早蘭

我第一個先問他在這
裏生活過得值不值。經M君
開導，以後，他彷彿承認
認為這句話過多餘的樣子
，用他的木碗請M君快
快的吸了一口，意思是
“我還要吸幾口”。

他是一個小孩，每
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像子
院道，劉雲案，陳子

先笑。笑得多，話多，笑與話總是相輔而行。

起初君對他說：『我想你該談談你的經歷。』他說：『你已經知道了，對他，『你談罷。』』可是經我一問，他對他士官學校是否出於自願，才把話把話匣子打開了。

他的故事是出於自願的。他原是「土族」。他的伯母從小就教他做好男兒，在小學畢業的時候，「威利」問他將來須做個什麼？『要當巡警。』他問君。他的父親說了個不不與。『不要當巡警，』他說：『你是我的獨生子呢，別要再受你的苦，我繼承我的事業，將來，不願在「孩子」中，到「麥古」為止。』

『孩子』可怎麼是個好話。『那裏在中學的時候總得好好讀書。』他在中學畢業後有兩年，我沒有在「士官」學校的時候，就把『步兵兵排』，『「陣中要令」』，『「騎兵要令」』，讀得爛熟了。

『在「士官」學校的時候除了讀書，還有些別的社會？』「威利」問。

『我玩打棒球，喜歡乘船，舉到二段，舞藝又集中到跳上去了。他的左腳上頂夾了一團紗，這是以前「梅樹」的時候遺留下來的痕跡。他不喜歡下象棋，打麻雀。總是不喜歡一切要緊下來半不動而作的玩意兒。他討厭跳舞。』

『那「威利」究竟不是男子給的事情。』他倒還喜歡跳舞，就因為可以練習「生命」。有時還還須和「威利」來向那些玩「吃花」的「男子」學跳舞。

『你在「士官」學校每年化多少錢？』

『完全由家裏管，我一點也不操心。經濟上的頂事我我不知道。米在我是無下來的，向「橫濱」發展，所以長得這樣胖。人家說有「人」，人會瘦下去，我有家只有「威利」胖起來。』

他又坐在椅子上大大笑了。

可是他卻又說他總是『走』，『修直路。』』自己罵定了是好的。他『一直』

天兩旁的說什麼「對不起
天爺」的那個傢伙呢。

「罷！我們問起丁，他就
簡單的講了它到我國來的
行踪：四月二十五日從蘇市
出發，四月二十日到塘沽，
以後在石家莊、太原、汾
陽、藍石等處都住了一些
時候，他接下去說：他起
草來是在七月間，陳慶
還派子丁決心。

「你怎樣想到我們這
邊來呢？」我問。

「政治落後，是說政治
了。」他笑著說，然後放
了笑臉接下去：「我明白
了，不是我不明白白的，
是事實教育明白白的。中
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正是對
手的時候，而日本的重軍
對關不放手。他們要
我們到中國來，可是
到了中國，接受得應該
結朋友呢。中國人都那麼
易于接近。」

我道：「這裏，他看我看
穿的鞋子，忽然又笑起來
了。我重覆其妙，可是他
解釋了。」

「過來以後，在前方
另外給買了一雙新鞋子。」

於是又談到了他一齊
低下頭看他所穿的鞋子
，那是雙法式鋼底高
跟的運動鞋。

「你為什麼殺死那二
十四個中國人呢？」許聯
問他。

「那是為了命令。」
人命在他似乎不若重
級罪。他在他過來時候
，他在將殺了五個中國
，想現在殺死的中國人幾
個，若不立即處到那接會
妨礙他的接會。

他也很當心的，逃出
來尋他做僑村的時候，
他從僑村村人時，
他從僑村村人時，
發現他逃了，政府，對以
後一個村子去過去幾老百
姓。

「我問起他在在那個
村子的時候，一個老百
姓的時候是怎樣的一個情
形？」

「他下了一說，
就說就來了。他水一樣
滑下去日本話來，我聽
到幾片簡陋的中國話：
不知道，不知道。」（八）

給我解釋了。三眼老明兒被他帶走了，問他他在哪裏？說：「不知道，不知道。」他怕的有殺後嫌，以為與我同黨人想來呢。小徐就閉心門對他：『不要緊，不要緊。』後來到了那賊窩，竟這一間屋上，他就被捆到一個中對他的處：『不要怕，不要怕！』被生氣了。我怕他會過來，他說：『我怕便會過來，』他要來，即使會到對着，他總會一直往逃竄的。所以他的倒轉過來，修一條路，我心裏還可再說實話：『你從這上學以後以至參加我國革命，這一條路，你以爲還走得通嗎？』『還走不通！』他說着話點頭。

其實我們說說，他承談上前方作公使。把我們的確情都告訴他，面前說出了這話，對他說：『幫助我們一次，幫了中國，也幫了自己。』我們聽他的音響出來了。在門口接迎，我們都很奇怪，原來一個武

一報紙上不勝載滿前京和其餘地方官紳報復的消息。在這方的親朋舊主大的是總統府、工農部門、經濟局、軍事的總發下所出的諸書最大。

日本國內經濟生活的高漲最近接近它的最高點。旺銷着賣土地地產現在過十八個月內所積存的商品價值的膨脹，以前敵市田由爲有的個別財產委員會已經或將以努力壓抑不物價，這些官員的切實方針，這裏沒有辦法制止這種膨脹，或者防止這種膨脹更形惡化的危險以及以供來的一切可怕的結果。

人民大眾最嚴重的是質生生活條件，已引起恐慌的增長，和死亡率的增加。由於日本採取上海財政上的目前狀況和國內停學的繼續給予，則足以保